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史学

王利华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新时代以来，我国环境史学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新征程上，环境史学要进一步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在返本开新中不断取得新进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史学，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术支撑。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不断彰显，我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随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伟大实践中，我国环境史学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不断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新时代新征程，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要求环境史学进一步发挥功能、作出贡献。

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历久弥新的学问。每当人类面临新的挑战、遭遇新的难题，就会回溯历史、探索根源、寻求启示，新的历史观念、研究领域、学科范式、编纂类型等因此不断涌现。环境史学，就是历史学家面对生态环境变化，把人与自然关系作为新的史学主题，在透过时间纵深探查生态变化缘由的过程中产生的。可见，环境史学是由人类实践发展和现实环境变化催生的，也是史学自身合乎逻辑的演进。

环境史学的出现，意味着历史研究领域的极大拓展，同时推动历史叙事和解读

方式的系统更新。历史学家突破固有视域的局限，跨越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界，把观察和审视的目光投向自然界——天空、大地、河流、海洋、气候、生物、矿物……综合运用生态学和众多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讲述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互动、因应的既往故事，梳理各种自然力量、其他生命形式、有机和无机物质随着人类活动而不断展开的生命联系，揭示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和协同演化的复杂过程，评说其间的利弊和成败，并且重新解读人类自身的历史。可见，环境史学拥有显著不同于以往史学门类主题、旨趣、视域、目标和方法，可以总结为“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取百科之道术，求故实之新知”。

任何一门新兴学术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要基于过去的学术积累。环境史学的许多具体课题，前人早就有所关注。百余年来，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古生物和古人类学、农牧林业史、水利史、气候史、灾荒史、疾病跨越自然与社会广泛地涉及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成果已然十分丰富。因而，环境史学要做的是因应时代需要，围绕人与自然关系这一主题，对这些前人的成果进行吸收、归集、研究，形成更具统合性的问题意识、叙事结构和研究方法。环境史学是多种学术脉络和知识谱系交汇形成的一门博综天人之道，其研究对象和范围跨越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其关涉问题具有空前的广域性和复杂性，是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综合研究。

在返本开新中不断取得新进展

由于传统和国情的不同，中国环境史学几十年来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环境保护史研究，主要整理历史上的山林川泽管理、生物资源保护和水土环境治理经验，为现代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提供参考；二是多学科参与的环境变迁史研究，着重考察自然环境及其诸多要素的古今变化，通过考证故实、解说因果，检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特别是盲目、无序土地垦殖和区域开发的生态恶果，查找当今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具有比较明确的现实参照性和问题针对性；三是更具综合性的环境史研究，旨在梳理古今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交互影响、协同演变的动态过程和复合机制，通观中华民族生命历程，追寻中华文明生态足迹，为合理调节自然与社会两大系统及其诸多要素的复杂关系提供历史知识和有益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这激励着众多历史研究工作者投身环境史学这个新兴学术事业。新时代，环境史学的研究课题、论著均显著增长，《中国环境通史》《中国环境史》等相继

出版，中国环境史叙事框架逐渐成形，知识图谱不断丰富。也要看到，在学术理论提升和研究方法完善方面，中国环境史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在视域融合、学科交叉理念之下阐明学理，进而确立命题、推陈出新，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环境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突破西方环境史学范式 and 话语限制。

观察和比较中西特别是中美环境史学发展状况，不难发现两者的目标指向、研究路径和思想方法既有共同点，也有显著差异。共同点是两者都把环境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把生态危机视为一个历史生成的问题，同时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将社会变迁视为一种过程，由此形成两条研究路径：一是环境变迁的历史学叙事，即所谓“自然进入历史”；二是人类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即“人类回归自然”。但中西学术传统不同、现实国情不同，中西环境史学的问题意识、研究重点和价值观念因此表现出诸多差异。比如，在时间上美国学者集中考察最近数百年的环境问题，在空间上开展世界环境史、全球环境史研究，对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科技悖论等现代性问题进行了较多批判和反思。与之相比，中国学者对古代环境史研究较多，近代环境史研究相对偏弱，现当代环境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总体上说，中国环境史学更具怀古继善情怀，长于故事讲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继续增强说理能力，让环境史研究回归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原境，返回中国自然观念和生态文化思想河流中增强底蕴，提升说服力和解释力。

中国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与环境相关的历史经验极其丰厚。中国史家一向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和知识自有绵长学脉、宏富内容和优良传统。由于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环境史学从一开始便显露出自身特质，也将不断臻于更高境界：不但叙事丰满、论理缜密，更有由事入理、进而明道的高远追求；不仅透过时间纵深揭示生态危机如何积渐而至，帮助人们历史性地认识当今环境问题，而且清晰梳理中国大地人与自然漫长互动变迁过程中的复杂关系，深度解说中华民族恒久不坠的“生生之道”。

中国古代哲人以其独特方式观察世界，思考人与天、地、万物的有机、整体联系，“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人合一”等众多概念、命题思想深邃、论说精湛、胸怀博大、自成体系，这是基于中华民族丰富生命体验而不断提炼、发展的深层生态学，可与西方生态研究相互借鉴。中国传统天文、历法、农学、地学、医学、博物学等更是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关于环境的思想、知识以及智慧，它们共生、互摄、传承、更化，数千年不断累积，绵延不

绝，是非常宝贵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对它们进行系统性发掘、历史性诠释，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史学的重要途径。

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国环境史学不是在故纸堆中诞生的，而是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而生。新时代以来，我国环境史学研究蒸蒸日上。今天，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环境史学要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历史学是益智之学、增慧之学，能够为人们应对现实、抉择未来提供经验参照和思想启示。作为历史科学的新兴分支，环境史学整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物质变换和精神交接的既往事实，梳理人与自然之间不断扩展、增强和深化的复杂联系，为科学认识和妥善应对当代环境问题提供借鉴。

新时代新征程，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史学，以中国特色环境史学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正确的环境史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二是积极借鉴现代生态学、环境科学等诸多学科理论知识，根据中国历史发展实际恰当选定环境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标，形成科学合理的话语体系；三是在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环境史及相关领域学术成果的同时，注重从中华民族的生命实践中寻找、从中华文明的生态品质中凝练本土环境史学的“元命题”“元概念”；四是在历史与现实对接、人文与自然交汇的区间找到环境史学的学术定位，进一步明确基本任务和主要目标。

对中国环境史研究者来说，把关于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复杂关系的深层思考不断推向深入，一是要系统考察历史上的自然环境如何给人类活动提供条件和设置限制，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如何塑造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二是要致力于寻找中华文明历史的自然之根，诠释祖国山川大地的文化之魂。前者揭示自然环境之于中华文明的根基意义，后者阐发中国人对自己生态家园的感知、意象、依恋和审美。环境史学研究者要多推出优质的学术、文化成果，助力培育民众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品格，引导社会追求“诗意的栖居”方式，养成勤俭节约的绿色消费习惯，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丰富文化滋养，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应有学术贡献。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发挥好环境史学的致用功能

丰富研究主题 拓展研究方法

滕海键 赵丹

静止和受动的，而非能动的积极力量。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缺乏对自然高度关注的历史是片面和不完整的。环境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自然以及诸多非人类要素纳入历史叙事，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从而使历史更客观、更全面、更真实，让历史书写更加丰富多彩。

关注人的生物属性。“人类回归自然”是环境史学的另一重要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环境史学研究更加关注人的生物属性，从人的基本生活环境和生活需要出发去讲述和书写人类历史，这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人类本身及其从事的经济社会活动是要受生物属性和生物规律支配的，是不能脱离自然的。以往历史研究关注人的社会属性更多，对自然属性、生物属性的关注相对较少。这有其道理，但也限制了人们对历史的全面、深入、系统理解。环境史学从人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人类活动，辩证地看待人类历史的演化，这有助于客观评判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得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真知灼见。

坚持生态理念。环境史学的要义是将生态理念和生态意识引入历史研究，实

现了史学传统研究范式的更新。在历史观更新方面，环境史学更新了传统的历史观，将人类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联系起来，着力解析两大系统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复杂的有机联系与协同演化，从生态理念来探究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此外，环境史学还带来了全新的生态史观。传统的历史编撰模式强调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多方面的有机联系研究不够深入。环境史学则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编撰形式，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线书写历史。生态史观的引入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维度和范围，有助于建构一种立体、多维和全面的历史。生态史观的引入还更新了历史评价标准，引导人们更加注重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美丽，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认识论完善方面，环境史视野开阔、涵盖面广，将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纳入一体进行综合考察，体现了一种整体认识。由此，历史研究工作者可以从整体角度看待自然和人类的历史，并对两者关系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解，这有助于摒弃线性因果思维，增强对历史复杂性的认识。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社会规范、文化价值与自然过程的相互作用是非常复杂的，环境史倡导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文化与自然相互作

用、彼此塑造和影响。对环境史而言，自然不是静止的，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人不但是历史和文明的创造者，也是自然的干扰和破坏者，还是生态的修复者。通过这样的揭示，环境史学能够呈现给世人的是历史的多重面相，这种多元、综合思维和认识对于科学地认识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丰富历史研究主题。自兴起发展至今，环境史学提出了大量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论题，诸如生态扩张、生物大交换、荒野、景观等，构成了一套新的历史学话语体系。在环境史研究者笔下，进入历史舞台的角色和上演的历史故事丰富多彩：玉米、棉花、马铃薯等作物，驯养动物、野生动植物、气候变迁等，都被纳入历史叙述。环境史学为很多传统历史领域，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军事史、城市史等，提供了新的考察和研究视角，甚至形成了一些交叉学科，如环境政治史、环境经济史、环境社会史、环境思想史等，同时也开拓了很多新的历史学领域，如森林生态史、动物史、海洋环境史等。由此，环境史学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丰富了历史研究的主题。这既给历史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明显增强了历史学的魅力，扩大了历史学的受众。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学术随笔

XUE SHU SUI BI

史料是历史学的基础，离开了史料，一切历史研究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环境史学的存在和发展要以客观可信的环境史史料为前提，要建立在丰富的、坚实的史料基础上。

环境史学因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剧而成为历史学中备受关注的分支学科。几十年来，环境史研究者致力于环境史学基本理论、学术方法的研究，环境思想、生态观、环境制度等宏观问题的探讨以及区域性环境变迁案例或具体环境变迁问题的剖析，从不同层面逐渐夯实、丰富并支撑起这门新兴学科的基本框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注意到的研究者对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容易导致环境史学研究的根基不够稳固。有几分证据，才能说几分话。从某种程度上说，环境史史料是奠定环境史学研究基础、影响环境史学发展情况的关键，是体现环境史内涵及特色的核心。史料发掘、整理和运用既是我国环境史学建设发展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环境史学有别于西方环境史学并在学科研究的广度及深度上超越西方环境史学的关键。

环境史史料主要是指记录、承载历史上环境变迁的原因、过程、结果、影响及其特点、形态、规律等内容的文本与非文本资料。由于环境变迁史既涉及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气候、地貌、地质、江河湖海等水文水域、动植物微生物和土壤、岩石、大气等生态及环境要素，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要素，涉及人口增长、土地垦殖、农业、矿业、手工业、畜牧业、医疗卫生等社会经济的具体要素，以及思想、心理、认知、伦理、道德、法律等抽象要素。故环境变迁史的内涵包罗万象，不仅有环境开发的内容，也有环境保护、生态治理及修复的内容，包括多学科视域中反映环境变迁指标及价值的资料、数据、实验结论等，因而环境史史料的内涵及类型极其庞杂，几乎所有与环境相关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或口传文献、实物资料等，都可以纳入其范畴。

由此可见，环境史史料具有跨学科、复合性的特性。这些不同类型及学科的史料，在具体环境史问题的研究中，往往能发挥对环境变迁不同层域研究的支撑作用，有助于对国家、地区环境变迁历史进行全方位解读，能够更好地展现某类环境、群落及生态系统的变迁脉络。在环境史研究中，如此海量的、来自不同学科的史料相互补充、印证甚至纠谬，可以形成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难以形成的整体性、共通性的知识谱系，既能让研究者探究历史环境变迁的原因、过程、结果、特点、趋势等，也能让环境史学科进一步明确自身的研究对象、学科属性、学术目的、学科定位的内在联系及逻辑规律。这是环境史史料对加强环境史学建设、推动环境史学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所在。

当前，如何用好环境史史料已成为环境史研究者必须思考的问题。研究者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搜集、整理、辑佚文本图像、口述、实物等史料中的环境史资料信息，自然科学研究的实验结果及数据、影音资料等环境数字史料，并进行校勘、辨伪、考据等基础性工作。同时根据环境史学的特性，用好史料还要特别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注重多学科史料贯通使用。针对环境史史料的跨学科、复合性特征，要在史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融通哲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中的“环境”内涵，使众多分散在不同学科、没有整合成完整知识的资料，在环境史的学科视域中整合、连接起来，最大程度地贴近环境历史变迁的原貌，从而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的史料分类及其基本架构，推动环境史学高质量发展。二是形成多维立体的证据集合。在研究中，环境史研究者需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区域、史籍中史料的不同特点，系统搜集、整理环境史的史料，深入发掘和分析其中的环境史信息，用好文献史料、考古资料、非文字资料、实地调查资料、多学科交叉法基础上的跨学科史料，让环境史研究结论更加客观、可信。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环境史史料特性与意义

周琼

推动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繁荣发展

——“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的构建”学术研讨会述要

涂枋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承办的“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的构建”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与会者围绕侯外庐的学术贡献、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历史学、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等主题展开研讨。

与会者提出，侯外庐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开创了侯外庐学派，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树立了典范，为当代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侯外庐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定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历史、研究历史。正是由于理论上

的彻底和坚定，始终秉持科学的、严谨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不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独到见解，而且提出不同于西方历史发展路径的中国古代“维新”路径。与会者认为，新时代新征程，历史学更加需要“中国学派”，更加需要坚守我们应有的学术立场与学术原则，坚持独立思考、独抒己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大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繁荣发展、高质量发展。